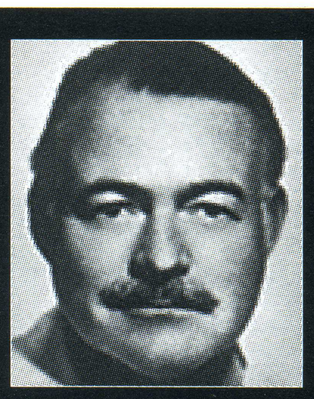
岳黛雲
國際著名中國文學理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協會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副會長

周政保
國際著名中國文學理論家，中國詩歌協會、小說協會理事，代表作爲《“非虛構”敘述形態》、《精神的出場》、《泥濘的坦途》等。

陳曉明
國際著名中國文學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福斯特 (E.M. Forster,1897–1970)
英國小說家。代表作爲《印度之行》等。



海明威
美國小說家，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爲《老人與海》。

史家記錄，小說家創作。」

3）關於小說，我們不說什麼定義，且引証魯迅的兩段通俗的大白話來加以說明。 魯迅先生在《答北斗雜誌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1932年1月）一文中，也指導作家：「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魯迅先生《南腔北調—我怎麼做起小說來？》（1933年6月）再次指導作家和讀者評論家：「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既然小說人物可以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可以是「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那麼，顯見得，小說是可以虛構，而且還非虛構不可。因為，不虛構，就不是小說。

4）最後，引入一個關於美國作家海明威較長時間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插曲。 根據巴黎大學北歐文學教授Alfred Jolivet、瑞典文學院院士Gunnar Ahlstrom、瑞典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讚Kjell Stromberg三人根據二十巨冊的《諾貝爾文庫》(The Nobel Prize Library)合寫的《諾貝爾文學獎秘史》一書透露。美國作家福克納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海明威則在五年以後的1954年才獲得此項殊榮，這是一件讓外界感到驚訝和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在崛起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美國作家裡面，海明威是最受歐洲讀者歡迎的一個。早在1920年代，海明威的作品就被譯為德文、法文、斯堪德納維亞文等等文字，而福克納的作品直到1930年代末才被翻譯成外文。凡是讀過兩位美國作家作品的讀者，都可以顯而易見看出，海明威的文字遠比福克納的文字平易近人，而且題材的選擇比福克納要更為廣泛，和時事更加相關。但是，恰恰是這個原因，使得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部分成員一段時間認為他的作品文學的想象力不夠，認為他和斯坦貝克只是優秀的記者，而非想象力真正豐富的作家。海明威從1947年起幾乎每年都被提名，但是，瑞典文學院委托撰寫關於海明威作品報告的老院士霍爾斯陶穆卻深深認為：

三十年代中國著名女作家 凌淑華

「雖然海明威的根據戰爭經驗寫成的小說《永別了，武器》及《喪鐘為誰而鳴》和全人類有關，同時也具有真正的藝術價值，但是，海明威不計一切，力求客觀，不憚其煩地刻劃他所見所聞的一切，這種寫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嚴重缺乏想象力。而沒有想象力，就沒有詩。」

最後是到了1953年，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出版後，瑞典文學院頒獎委員會德高望重已年近九十的霍氏才做了些讓步，開始另眼相看，但是都還持保留態度。直到1954年正式給海明威做頒獎決定時，院方都是與執筆專家的意願相違背的。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小說的基本要素就是想象力加上虛構。

五、《K》之小說原形集中人物

由於筆者此前和虹影同在英國多年，並較長時間研究虹影的作品，據筆者所知，虹影小說《K》的創作目的及創作動機：主要是為了描寫中外文化衝突。小說《K》是以一個出身西方自由之家的知識青年的視角來看三十年代的中國，看中國那個年代的社會、革命和愛情。東方文化中有些東西是西方人很難理解的，小說《K》的創作目的，就是探索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尤其象征中西方愛情觀。小說特意以一個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文化，以揭示了中西文化協調中的種種難題。

小說《K》塑造的主要人物除了以朱利安這個真實人物為基礎創作外，其他的人物林和程都是虛構的典型藝術形象，這個典型藝術形象是一個由幾個人